



杀年猪的那些辛酸事

□庞国翔

冬至这天，外侄请我回乡吃刨猪汤。外侄是个地道庄稼人，经过辛勤耕作，生活进了小康。前些年，每到杀年猪时，他都打电话请我回去，当时单位事多一直没能如愿。如今我退休了，正好回去凑个热闹。

我赶到外侄家时，年猪早已杀好。中午12点，两大盆热气腾腾的刨猪汤和各种菜品摆满了一大桌。我问外侄，现在农村杀年猪还办手续吗？外侄说早就不办了，“只需喊来杀猪匠就行”。外侄这话，让我想起40多年前农村杀猪的往事。

那时，我刚高中毕业，被招聘到公社一所偏远小学当民办教师。为增加社员收入，县里和公社大力动员发展生猪产业，但成效一般。生猪产业发展不起来，上级有些急，想了很多办法，但效果仍不佳，家家户户仍一年只养一头过年猪。于是，上面来了一项硬性规定：三口以上农户，饲养生猪要在两头以上，一头卖给食品站，一头留下自家宰杀。食品站开出卖猪证明，社员方可凭证明请公社培训的杀猪匠来杀年猪，否则就是无证宰杀，也叫“杀黑猪”，要被喊到大队去上学习班……这张小卡片式的卖猪证明，就叫“返还证”。

当时，社员为啥不愿多养生猪呢？后来才了解到，社员们思想比较保守，他们认为农民的正经活路就是栽秧种谷，饲养生猪只是个副业。个别农户还说：“生猪生猪，越养越输；栽秧种谷，仓满富足。”

我家隔壁邻居姓周，一家四口人只养了一头生猪。按规定，他家只能将猪卖给食品站，食品站再分一半猪肉给他。他家想杀年猪，但没有“返还证”，于是就想了个点子——

周家有亲戚在山区，当地家家户户都养了好多头生猪，亲戚家有好几张“返还证”，周家便用10元钱买回一张外地的“返还证”。快到过年时，周家请来村上的杀猪匠杀年猪，正忙着的杀猪匠瞟了一眼“返还证”，说：“行了行了，亮证就行……”听了这话，周家兄手一松，“返还证”就落进了灶里，化为灰烬。

不想第三天，有人举报周家“杀黑猪”。杀猪匠被叫到大队问话，杀猪匠说：“我看见是有‘返还证’的！”但食品站有存根，一查便露了马脚。这下，周家兄和杀猪匠都被叫到公社“上”了两天学习班，直到过年当天上午，才垂头丧气地回家。杀猪匠还因此受到“禁杀”一年的处罚。

三年后，同样的事也落到了我头上。那时公社已改为乡，我仍在那个小学当民办教

师。年底时，全村小学组织统考，来了4名监考老师，我都熟悉。村长安排在我家吃饭，我很高兴，便叫母亲和媳妇推豆花、煮老腊肉、泡杂酒准备好好款待。我家养了两头猪，那时杀年猪已不用扯“返还证”了，但还是要去乡上的税务点办一张三元的屠宰证，实际上也相当于“返还证”。

那天，村长说：“下午考试完，干脆将庞老师家的猪杀了，晚上大伙一起吃刨猪汤。”正在外面监考的我当然赞同，正好晚上回家也可以陪大家喝几杯……傍晚时分，我回到家时，猪早已杀了，刨猪汤也煮好了，两名村干部和4名老师都等着我。当天晚上，我们热热闹闹、痛痛快快地吃到很晚才收场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赶到乡上的税务点，专门补开了一张屠宰证。

第二年民办教师转正，考试成绩公布，我名列前茅。这时，上级收到一封举报信，说我家“无证偷杀年猪”。乡里立即组织调查，我虽办有屠宰证，但属先杀后办，性质虽没举报信说的那么严重，但仍属违规。最后，我不仅没能转正，就连民办教师的资格也被取消了，只保留了代课教师身份……这件事情，对我是一次不小的打击，至今记忆深刻。

几十年过去，“返还证”和“屠宰证”早成过眼云烟，那些当年为杀年猪而发生的往事，如今想来仍让人颇感心酸且有趣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

卖豆芽

□杨素林

40年前的春节，我们家在失去父亲的悲痛中度过。

年后没几天，又到了开学的日子。清晨起床，我看见消瘦的母亲无精打采地在灶上忙活，为一家人做早饭。锅里煮的是红薯稀饭，母亲给我们一人盛了一碗，一边看着我们吃，一边对哥哥说：“吃完饭，你把过年剩下的豆芽拿到城里去卖了。”哥哥一听，顿时来了气，断然拒绝：“我不去，我不去！”母亲一听急了，便耐着性子劝道：“你不去，还有谁能去？”

我懂母亲的心思。从前，进城卖东西这类事，都是父亲任劳任怨去做。家里的农副产品吃不完，父亲便挑着进城叫卖，换回一家人的日常用度。我至今记得，每逢六一儿童节、春节，我们总能穿上崭新的衣服。如今，哥哥这般坚决地拒绝母亲的安排，让本就心力交瘁的母亲越发为难，急得眼眶都红了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父亲在世时，对母亲百依百顺，她何曾受过这样的委屈？我看着母亲无助的模样，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，年仅14岁的我抬头对母亲说：“我去卖！”

母亲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连忙点头同意。话一出口，我自己也吓了一跳，当时我连盘秤都不认识。心里虽然害怕，但为了给母

亲解围，我还是硬着头皮，准备进城卖豆芽。

母亲找来一个背篓，在篓底垫上一块塑料布，随后把豆芽装了进去，足有大半背篓。母亲又把盘秤仔细地放在背篓上面，一切收拾妥当，我便背着背篓，动身去坐过河船。当我气喘吁吁地赶到船上时，船舱里早已挤满了人。有的人衣着光鲜，是进城闲逛的；也有不少农民，挑着自家的东西，准备进城去卖。我找了个角落放下背篓，默默地望着河水奔流，心里愈发忐忑不安：我该怎么卖？城里人会不会欺负我这个半大孩子？

恍惚间，船已靠岸。乘客们争先恐后地下船，我也背起背篓，跟着下了船。踩着河滩上的碎石往前走，再攀过南门口那数百级石梯，等到终于站在小南门市场的街边时，我早已累得汗流浹背。我学着其他小贩的样子，把背篓稳稳地放在街边，自己则站在一旁，静静地等候顾客上门。

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，感觉城乡差距太大了，城里还洋溢着春节的喜庆气氛——门框上贴着春联，屋檐下挂着红红的灯笼。城里的人面带微笑，穿得漂漂亮亮地在街上悠闲地踱步，还有几名学生手里拿着新书走在大街上。我低下头黯然神伤，我也是学生呀，而我的学校却在几十里之外，现在我还在这街上卖豆芽……

过了好一阵，也没人来买。终于，一个妇人牵着一个孩子来了，我把价钱报得比别人低，她很干脆地决定购买。我抓

些豆芽放在秤盘里，旁边卖东西的嬢嬢凑过来帮我认称。

两个多小时后，豆芽终于卖完了，我急急忙忙往家赶。回到家里，母亲问了我卖豆芽的经历，又是心疼又是无奈。当我把卖来的几块零钱交给母亲时，她却说：“你拿着吧，出门读书，手里有点钱方便些。”我心里一阵酸楚。原来，母亲是想用这个苦办法为我准备零花钱，真是煞费苦心。我握着那几块零钱，感到格外沉重。

第二天，我从李家坝坐上装硫磺的便车去到了学校，开始了我初中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习生活。学习是辛苦的，每当学习懈怠时，想起卖豆芽的经历，我便鞭策自己勤奋起来。最后，我考进了奉节中学，为后来进入教师行业奠定了基础。

如今想来，心中无限感慨：是啊，年轻时经历的磨难，何尝不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！（作者系重庆市奉节县作协会员）



南山赏梅

□王明学

从记事起，每到冬天，我最爱去南山看梅花。

我大爸住在南山春天岭半坡上。坐上新街到南山植物园的公共汽车在水寨下车右拐，顺斜坡爬两段泥石小路，就到大爸家了。起初是爸爸带着我去，后来长大了，我就一个人去看大爸。

大爸块头比爸爸大，声音也比爸爸响。爷爷婆婆去世后，他靠浑身的力气，硬是把爸爸和幺姑抚养成人。大伯妈小大爸十来岁，但两人恩爱有加。有一次，爸爸带我去大爸家，悄悄推开半掩的房门，看见娇小的大伯妈正在给大爸洗脚，爸爸转身拉我来到屋外，坐在屋檐下的木凳上抽烟。我东张西望，爸爸一把拉住我，对着屋外的树木花草抬了抬下巴。我懂他的意思，收住极不情愿

的情绪，走到院坝边，观赏起那些花草来。院坝边的花花草草很多，叫些啥名字早已忘记，只隐隐记得有几株矮矮的叫蜡梅。

第二年春天。我问大爸：山野和房外的花开了那么多，他家苗圃中间那几株样子秀丽的树为何不开花呢？大爸说那是蜡梅，也叫冬梅花，等到寒风呼呼吹、雪花满天飞的时候，就开花了。最初是小小的花苞，米粒大小，慢慢再到黄豆大小，花蕊先出来试探一下，然后才一点点开起来。一旦开起来便不再犹豫，直至怒放。我打量着那几株蜡梅树，心想这花真怪，与别的花不同。从此，我喜欢上了梅花。

我与梅花“约会”过多次，在半山腰、大路边、公园里……当然见到最多的还是大爸房前屋后的梅花。这些梅花真叫一个绝，红的、紫的、粉的、鹅黄的，有些还一棵树开出两种颜色。远远地，一股清香就随风飘来，让人心情舒畅。有时候，大爸会采摘下一大束蜡梅叫我抱回家。一路上，有

不少人问“是从哪里买的”，这样的艳、如此的香。这时，我总会自豪地回应：“不是买的，大爸送的。”于是，对方的眼里便透出羡慕的目光。

抱回家的蜡梅，插进描红花的瓷瓶，香气瞬间浸满整个房间。那些蜡梅花，总要十来天才完全败落。落下的花朵，我也舍不得扔掉，晒干后用瓶子装起来，泡茶时放几朵进杯里，有一股特别的香味。每每看见杯里浮动的花朵，眼前总会浮现出大爸和大伯妈笑眯眯的脸。

时光如水，大爸和大伯妈已相继离世，可我喜欢观赏梅花的爱好却丝毫没减。年轻时说走就走，三五结伴，在梅花树下照相、吟诗、唱歌、蹦跳，什么烦恼都抛之脑后了。进入晚年，去南山赏梅的次数少了，可每到蜡梅开放的时候，总会买几枝回家慢慢欣赏。

冬日虽冷，但我的生活有芳香的蜡梅陪伴，既充实又温暖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能懂的诗

老槐树

□刘茂平

突然发觉，这个冬天
你骨瘦如柴
那些苍翠的叶子消逝在风中
还在鸣鸣作响
几只麻雀
眷守在枝头，不肯离去

我多想有一双够长的手臂
把你抱在怀里
不让你，发抖

(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理事)

腊月浅读

□李德佑

时节忙碌着
把腊月梳理成
醉人的诗行
一阙阙
一章章
韵味悠长

一幢幢农家小院
正被诗韵浓郁着
檐下的腊肉香肠
一坨坨 一串串
组成诗眼的芬芳
争抢着
吟诵富庶的篇章

一枝枝蜡梅
昂首不屈的意境
寒风用冰冷的面孔
考验着她们的坚强
同时舞着长袖
将季节尽情地张扬

用心去聆听吧
听大地进入梦乡
地之精灵
在孕育的母体中深藏
无数诗魂
已押上铿锵的韵脚
正期待着
敲开春天的门窗

(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)